

马来西亚华校的三语教育、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

王晓梅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从幼稚园开始学习三种语文，即马来文、中文和英文，其三语教育独树一帜。华文小学（简称“华小”）以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马来文和英文都是必修课；中学阶段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延续华小的三语教学模式，而国民型华文中学（简称“华中”）注重马来文和英文，中文是必修课，国民中学（简称“国中”）则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文是必修课，中文是选修课。不同源流的三语教育在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交融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不完全相同，形成多元的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文章通过三个个案访谈以及相关教育统计资料，展示不同教育源流的华语人才的学习经历及自我评估，讨论马来西亚多语人才的优势以及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关键词：华校 三语教育 多语人才 文化传承 马来西亚

王晓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与文化学部副教授。联络电邮：xiaomei.wang@nie.edu.sg

在海外华人之中，大家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普遍印象是：“语言能力强”以及“最像华人的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作为海外华人群体，其体现出的华人性（Chineseness）与其华文教育和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独立中学，而忽视了大马教育的多元性以及大多数华人子弟就读于国民中学这一事实。站在人才培养的角度，我们关注的是：不同教育背景的华裔学生在语言能力和文化传承方面表现有何异同？马来西亚的三语教育培养了怎样的多语人才？他们具备怎样的特质？

首先要明确的是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语社会，其教育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多语主义（pluralism），即主张个人拥有、学习及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自由（Baker, 2006, p. 399）。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华文学校，都是多语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其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普遍认同的中文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也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再者，多语教育下少数族群学生可以通过母语及其文化在学校的使用而被“赋能”（empowerment）（Cummins, 1986），进而促进认知的发展及自尊等人格的培养；如果母语及文化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则会影响上述两方面的发展（Baker, 2006, p. 415）。

鉴于双语教育成效的历时追踪研究以及评价双语教育的社会文化融合非常困难（Siguan & Mackey, 1987），我们只能通过梳理马来西亚的三语教育模式、归纳各类华文学校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情况，以及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在三类不同教育源流下培养的优秀学生的语言表现以及自我文化认知，讨论马来西亚华校的人才培养。虽然三位受访者无法反映马来西亚三语教育成果的整体情况，她们的表现基本能代表优秀群体所具备的特质。当然，如欲了解各类学生群体的具体表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一、马来西亚的三语教育——马来西亚华人都是语言天才

马来西亚华人“语言能力强、什么语言都会讲”，这源于其所受的三语教育。马来西亚的三语教育贯穿于幼稚园、小学与中学，所授

语言为马来语（即国语）、英语（即国际语言）以及华语（即族群语言或祖语）。如果以教学媒介语来看，华语是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的教学媒介语；马来语是国民小学、国民型华文中学以及国民中学的主语教学媒介语；英语是部分小学及中学的数理科教学媒介语。需要注意的是，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是私立学校，不受政府资助；华文小学（简称“华小”）、国民型华文中学（简称“华中”）和国民中学（简称“国中”）是政府公立学校。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 2023 年数据，全国共 1,302 所华小，学生人数达 487,421 人¹。独中 2023 年共有 62 所，学生人数 78,504 人²。华中 2011 年共有 78 所，学生人数 122,020³ 人；2017 年学生人数下降为 109,218 人⁴，其中非华裔生占 13.45%，华裔学生 94,538 人。国中的华裔学生粗略估算大约 31 万人。独中、华中、国中的华裔学生比例大致为 1：2：7。马来西亚华人的求学路线大抵如下：九成的华裔儿童报读华文小学；之后，16% 升入华文独立中学，19% 就读国民型华文中学，65% 入读国民中学（黄集初，2014）。

小学与中学阶段的三语学习所有不同。华文小学主要以中文为教学媒介语，马来文和英文都是必修课。入选 DLP (Dual language program) 的学校，其数学和科学以中文和英文分别教授，既是教学语言，也是考试语言。中学阶段，独中延续华小的三语教学模式，有的学校数理科用英文教授。华中则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中文和英文是必修课，多数学校的数理科用英文教授。国中则注重马来文和英文，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文是必修课，中文是选修课（15 人以上选修可以开课）。入选 DLP 的学校，数理科用英文教授。

1 数据来源：<https://resource.dongzong.my/literature-n-information/education-statistics/2398-statistics-125>

2 数据来源：<https://resource.dongzong.my/literature-n-information/education-statistics/2392-statistics-119>

3 数据来源：<https://resource.dongzong.my/literature-n-information/education-statistics/2168-statistics-103>

4 《星洲日报》2019 年 3 月 16 日报道 <https://www.sinchew.com.my/20190316/%E8%B0%83%E6%9F%A5%E6%8A%A5%E5%91%8A%E6%98%8E%E6%98%BE%E6%B5%81%E5%A4%B1-%C2%B7-%E5%8D%8E%E4%B8%AD%E7%94%9F%E4%BA%BA%E6%95%B0%E5%89%A7%E5%87%8F13-74/>

5 《星洲日报》2017 年 6 月 4 日报道，<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604/%E5%85%A8%E5%9B%BD%E9%80%BE10%E4%B8%87%E5%8D%8E%E4%B8%AD%E7%94%9F%C2%B7%E5%8D%8E%E4%B8%AD%E9%9D%9E%E5%8D%8E%E8%A3%94%E7%94%9F%E8%BF%87%E5%8D%8A/>

Siguan & Mackey (1987) 将双语教育界定为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那么，马来西亚的华小、独中、华中、国中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双语教育。只有那些 DLP 的学校，才能算双语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华小是母语教育，保障了学童的知识吸收与文化传承。

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走的是母语教育路线，其独特的办学模式备受关注。而 62 所独中的办学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大致有三类（林秀梅，2018）：单轨制，只提供独中统考课程，如槟城锺灵独中；双轨制，同时提供独中统考课程与政府课程，如吉隆坡中华独中；非典型双轨制，提供独中统考课程与政府课程，但不强制学生必须学习两种课程并参加相关考试，如巴生兴华中学。

而国民型华文中学被视为华校除了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外，主要基于其语文使用、文化认同以及保障体制（黄集初，2014，页 10-11）。语文使用包括课堂教学、校园用语及华文环境；文化认同包括华校标识、节日与课外活动、仪式庆典；保障机制包括校长资格、华文地位、学生起点、师资保证、董事会主权、社区联系。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总结了华中的十大特征如下⁶：

1. 学校校长及行政人员必须谙华文（具 SPM 华文资格）。
2. 董事部积极协助校方发展及落实传承中华文化的职务意识。
3. 学生来源：主要来自华小毕业生。
4. 学校坚持学生在公共考试中必修必考华文科。
5. 校园文化具中华文化特质。
6. 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在校内多使用华语华文，如：周会、毕业典礼、公函、通告、师生的名牌等使用双语。
7. 校内活动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在华裔节庆时，在校内举办与节庆相关的活动。
8. 课外活动包含中华文化：如华语演讲或辩论比赛、书画、华族舞蹈、华乐团、剪纸艺术、茶艺、武术、中国象棋、舞狮、舞龙、华

6 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https://mpsmjkcm.weebly.com/2226927665224112132625991200132339810228232930524449-characteristics-of-smjk-schools.html>

族舞蹈、扯铃、24节令鼓、相声等活动。

9. 保留及增加具有中华文化象征的标志，如学校宏愿、校歌、校训、校刊、信笺、毕业刊、毕业证书及华文文艺刊物等。

10. 设立学校历史走廊或角落，展示华中改制前的华校之根。

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在世界范围内是独树一帜的。华文小学为九成的华人提供了六年的母语教育，为学生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文化认同。这种模式也是双语教育专家所提倡的，即学校应重视少数族群学生的语言与文化，并且鼓励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等，这是为少数族群学生赋能的最佳途径 (Cummins, 1986)。中学阶段，各源流的学校百花齐放，华裔学生接触中文、英文、马来文的时间不一，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端是独中，另一端是国中，华中则居中。尽管三语偏重有所不同，华文学校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却同等重视。

二、华文学校与文化传承——最像华人的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是“最像华人的华人”，这主要是因为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说华语，践行着华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有强烈的华人认同感，而且一致认为华语是华人身份的象征 (Siah et al, 2015)。而华语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华文学校 (王晓梅, 2018)。

早在 70 年前，大马华教斗士林连玉先生就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的文化堡垒” (林连玉, 2022, 页 144)。马来西亚华人身上的华人属性 (Chineseness) 其实就是来自对中华文化的坚持与传承，而文化传承主要依靠华文教育。“拥有浓郁的华族文化氛围，是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共同特色” (廖小健, 2018, 页 273)。

传承中华文化是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重要使命之一。例如吉隆坡州立华小的办学理念是“在应试教育的氛围里和人本主义的理论中，开创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平衡教育理念。学生在各方面的潜能都被发掘，从而造就有学识、有高尚品格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新一代

马来西亚子民。”⁷柔佛新山宽柔中学的办学理念是：培育学生体现宽柔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我宽柔、造福人群；培育学生成人成才、维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⁸。吉隆坡循人中学的办学使命有三：(1) 坚决追随董总的办学总路线，以华语华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传授及发扬优秀中华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之优良传统，在校园内塑造一个属于马来西亚文化但又有华族色彩的校园文化。(2) 在母语母文教育的优势下，通过德、智、体、群、美、劳六育的均衡发展及重视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教育，为华社培育英才。(3) 通过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的理念，全面开展素质教育，逐步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以培育学生成人又成才⁹。国民型华文中学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其 10 大特征中有一半关乎中华文化，如第 2、5、7、8、9 条（参见上一节）。

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王赓武先生认为（2016：266）：“普遍的儒家、儒学价值观，倒存在海外华人之中，到处都看到了”，“基本上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精神就在儒家，没有别的……这价值观很有保留的需要”，“以家庭、忠孝、人与人之间怎么做人为主”。王睿欣、王淑慧（2023）也认为，马来西亚华文学校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的历史使命，而儒家思想是“华文教育办学理念重要的思想源泉”。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现在各类华文学校的校训上。雪兰莪州和吉隆坡部分华文小学的校训举例如下：

雪兰莪沙登华文小学：勤朴勇毅

雪兰莪加影育华华小：忠勇诚毅

雪兰莪沙叻觉侨华小：毅诚勇忠

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小学：毅勇勤朴

吉隆坡黎明华小：勤诚朴毅

吉隆坡四所华文独立中学的校训如下：

7 信息来自学校官网：https://www2.davidson.edu.my/2009/04/blog-post_8410.html

8 信息来自学校官网：<https://www.foonyew.edu.my/about#principle>

9 信息来自学校官网：<https://www.tsunjin.edu.my/v1/?q=node/27>

吉隆坡中华独中：礼义廉耻
 吉隆坡坤成中学：礼义廉耻
 吉隆坡尊孔独中：勤朴勇毅
 吉隆坡循人中学：诚爱忠毅
 北马吉兰丹州 18 所华文学校校训如表一所示（林连玉基金吉兰丹联委会，2016）。

表 1：吉兰丹州华文学校校训

	华校名称	校训	用字排序
1	道北育智华小	忠信诚敬	诚 (10)
2	哥打峇鲁中华华小	礼义廉耻	勤 (9)
3	话望生华小	诚毅勤俭	忠 (6)
4	布赖新村华小	勤信和忠	礼 (5)
5	瓜拉吉赖育才华小	礼义廉耻	朴 (5)
6	巴西富地开智华小	勤慎诚毅	毅 (5)
7	巴西马育英华小	诚毅	义 (4)
8	东马岸中华华小	忠诚勤礼	廉 (4)
9	丹那美拉育正华小	勤朴正直	耻 (4)
10	哥打峇鲁培植华小	诚毅	俭 (4)
11	马章培华华小	忠诚勤俭朴	和 (1)
12	浮罗真隆培实华小	忠诚	正 (1)
13	哥打峇鲁中正华小	勤谨俭朴	直 (1)
14	兰斗班让启文华小	忠诚勤朴	慎 (1)
15	巴西巴力培华华小	诚毅	敬 (1)
16	哥打峇鲁中华国民型中学	礼义廉耻	
17	哥打峇鲁中正国民型中学	勤谨俭朴	
18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礼义廉耻	

我们统计了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 18 所华文学校的校训，5 所学校的校训含有“诚毅”，5 所学校的校训含有“勤朴”，有 4 所学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4 所学校的校训含有“忠诚”。15 个校训用字中，“诚”字出现最多，10 次；“勤”字 9 次；“忠”字 6 次；

“礼”“朴”“毅”各5次，“义”“廉”“耻”“俭”各4次。这都反映了儒家提倡的传统价值观。

很多学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并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强调做人，即“成人”教育。图一到图三分别是马六甲马士丹那华小、吉隆坡中华独中、吉隆坡坤成中学的校训。“礼义廉耻”出自《管子·牧民篇》：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提倡的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广受认可。

图1：马六甲马士丹那华小校训¹⁰



10 图片出处马六甲马士丹那华小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499763522149802&set=ecnf.100063484753816&locale=zh_CN

图 2：吉隆坡中华独中校训¹¹

禮 義 廉 耻

禮——规规矩矩的态度
義——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图 3：吉隆坡坤成中学校训¹²

礼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坤中人应于生活中以培养个人内在涵养为先，对外待人谦虚以礼，对内不懈于充实文化修养，立志成为有礼有节之优良公民。
义	见义勇为，关怀群生。 坤中人应时刻拥有殷切关怀社会与善待他人之心，将心力化为动力，以贡献社会大众为己任。同时，无惧风雨飘摇，奋力图强，勇于尝试。
廉	行能高洁，心地光明。 坤中人应维护自身高洁品质，在各种磨砺中保持自身高尚纯洁的品德及抱持坦荡磊落的胸怀。
耻	正身养气，行己有耻。 坤中人应抱持自省的精神，常思己过，勇于面对自我的不足，自强不息。同时，遵从法治，以维护公平正义。

陈添来、黄妙云（2020）统计了 60 所独中的校名，发现有 21 所校名含有“华”字或者与中华文化有关，很多独中的联课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如醒狮团、二十四节令鼓、华乐团、书法社、中华武术团等，学校通过挥春比赛、成年礼、感恩活动等传承中华文化。有些独立中学（巴生兴华中学、吉隆坡中华独中等）的班级名称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廉、智、勇”命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除了通过校训、校名这些物质层组织文化，办学方针、课程设计等行为层文化，成年礼、挥春比赛、感恩活动等制度层文化，爱校精神等精神层文化传输给学生外（陈添来、黄妙云，2020），华文学校也通过华文教学进行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

11 图片出处吉隆坡中华独中网站：<https://www.chonghwakl.edu.my/%e6%a0%a1%e8%ae%ad%e3%80%81%6%a0%a1%e5%be%bd%e4%b8%8e%e6%a0%a1%e6%97%97/>

12 图片出处吉隆坡坤成中学网站：<https://www.kuencheng.edu.my/kchs/%e8%ae%a4%e8%af%86%e5%9d%aa4%e6%88%90/#prettyPhoto>

庄慧琳（2020, 页 82-83）比较了国中和独中的华文课程大纲和华文教材，前者重视学生华文技能的掌握以及爱国精神的培养，后者教学目标明确定为继承和发扬华人族群历史和价值观；华文教材的内容方面，国中课本强调个人品格修养以及社会意识的培养，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和发扬；独中课本注重励志劝学、正面品格的培养、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华裔族群历史和华文教育等。概括而言，两者都重视中华文化价值观，不过国中华文课本也体现了国家文化，重视国民意识的培养；而独中华文课本更加强调对族群教育文化的传承。

三、语言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成人成才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授中、马、英三种语文，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尤其是传统儒家道德的传承，那么所培养的学生具有什么特质呢？

林连玉先生 1955 年在华文教育节上的发言指出，“我们华校，虽以母语母文为主，却以外语外文为辅，所有毕业的学生，均能中西文兼通，便于应用，像这样的教育，实在可以供给他人观摩与取法的”（林连玉，2022, 页 144）。他在 1961 年教总工作会议上说道，“在澳洲各大学中，数学科成绩优异的，以马来亚华校的学生为第一。从华文中学毕业的学生懂得英文，还懂得巫文，最适合马来亚环境的需要。我敢断定，再过十五年，华文中学的成就，要超过其他语文学中的成就”（林连玉，2022, 页 183）。林水壕（1998, 页 77）也认为“华文独中训练兼通三语的人才，其毕业生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祝家丰、王晓梅（2016, 2018）回顾了华文独中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并与印尼的三语学校进行比较，认为两类学校都注重三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而独中通过素质教育培养面向国际、具有国际视野的三语人才。此外，近年来非华裔入读华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赋予华校额外的功能，即培养非华裔的跨文化人才。林瑀欢（2024）比较了东南亚七个国家的三语教育，认为马来西亚很可能成为东南亚地区三语教育最成功的国家。

结合第二节的讨论以及本节的个案研究，我们认为华文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应该是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多语人才。独中主要培养以华语为主要语言、兼通英语、马来语的多语人才，而华中则培养华语、马来语、英语相对均衡的多语人才。独中毕业生的优势在于“能掌握高层次的华文和传承中华文化”（祝家丰、王晓梅，2018，页243），同时因为其面向国际的办学方针，独中生的国际流动性较强，海外学习工作的适应性较强，因此成为新加坡等国家以及跨国企业、组织重要的人才来源（祝家丰、王晓梅，2016）。独中生的劣势是马来文较弱，“单一的母语教学环境使学生对于多元社会的文化适应问题越来越突出”（王睿欣，2023，页185），“很难适应马来社会的生活”（祝家丰、王晓梅，2018，页243）。而无论是独中，还是华中，都非常强调对中华文化的坚持，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言，“普遍的儒家、儒学价值观，倒存在海外华人之中，到处都看到了”（王赓武，2016，页266）。华小毕业生大约有七成进入国中，这些有华文基础的学生如果能利用好国中的学习环境，也能成长为具备中华传统美德的多语人才，而且他们对马来文化的了解可能更深，对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适应性更强。

华校培养的第二类人才是非华裔的跨文化人才。非华裔学生就读华文小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王康进，2012），2024年底已经达到20.6%。¹³这些知晓华语华文的异族学生将来可成为跨文化人才，在马来西亚族群融合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促进族群之间的了解，知己知彼，从而促进文化融合。

以下我们通过三个个案来展示不同中学源流的学生的求学经历与自我评估：¹⁴

案例一：独中生 LP（吉隆坡）

幼稚园阶段学习中、马、英三语。语言能力排序为：华语最好，

13 《星洲日报》2024年11月17日的报道，<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1117/nation/6079197>

14 三位受访人均为马来西亚华人，女性，基础教育都在马来西亚完成，大学本科都就读于当地中文系，目前分别是本科、硕士、博士在读生，且成绩优异。访谈围绕各个教育阶段的语言学习情况以及学校的文化活动，访谈对象也进行三语能力、教育影响及文化身份的自我反思。

英语其次，马来语不怎么说。文化活动有新年及中秋庆祝活动。

小学就读于侨民华文小学 6 年，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3 到 6 年级时数理科以英语和华语双语学习，马来文必修。小学鉴定考试 UPSR 三语的成绩为华文 A, 马来文 A, 英文 B。语言能力排序为：华语特别好，马来语普通，英语较差。小学阶段参与的文化活动包括新年挥春比赛、端午节、中秋节、书法、华族舞蹈、义卖会等。屠妖节、开斋节时送礼物给印度、马来老师，主要通过节庆认识其他种族的文化。班内只有一位马来同学，且用中文交流。受访者认为小学塑造了她的品格（礼义廉耻），华文课有文化元素，如 24 孝故事、成语故事等。

中学就读于吉隆坡中华独中 6 年，选择的原因是教学质量好，中文媒介，有文化底蕴，“教出来的学生比较像华人，保得住华人的根”。华文课每周 7 节，马来文、英文每周 3 到 4 节，高中数理科以中文、英文教学，高三开设英语口语班。华文课教授文言文，中国文学课是选修课。马来文课能读文学作品、杂志。初中评估考试 PT3 的历史课也是马来文授课。语言能力排序为：中文最好，思考语言是中文；英文、马来文普通。独中统考 10 科，华文 A1, 马来文 A2, 英文 B3，总成绩 9A1B。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 共 11 科，其中华文 A-, 马来文 A-, 中国文学 A-, 英文 B, 总成绩 10A1B。校内的中华文化活动包括：新年、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24 节令鼓、书法社、华文学会等，也参与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生活营。校训是“礼义廉耻”“成人成才”，学校组织开学礼、毕业礼，成人礼。班级采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廉、智、慧、勤、诚、德、敏、敬、勇为班名。受访者认为通过独中的教育，理解能力强，自立能力强，抗压能力强，对中华文化理解深，但是发问能力不够，自信心不强，英语、马来语相对较弱。

案例二：华中生 MX（槟城）

幼稚园阶段主要学习中文和英文。

小学阶段就读于槟城孔圣庙中华小学 B 校 6 年。主要教学媒介语

为华语，其中数学和科学需同时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上课，考试则用中文。小学鉴定考试 UPSR 三语成绩为：华语 A，英语 A，马来语 B。班内 100% 华裔。小学时期恰逢《弟子规》热，晨读的中文读物是《弟子规》，宣传《弟子规》跟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儒家思想等。校训是“敬诚勤朴”。小学开始见到老师要问好。

中学就读于恒毅国民型中学，校园语言为中文。数学、高数、化学、物理、生物课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历史、地理、会计、道德、马来语课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辅以中文，华文是必修课。考试语言为数理科是英语，文科和生活技能科是马来语。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 成绩为 11A，华语、英语马来语皆为 A。受访者三语能力从高到低排序为：华语、英语、马来语。从小学开始最擅长的语言都是中文，吸收知识主要使用中文。校训是“勤学敬业”，班内 100% 华裔，其他班级或有其他种族的同学。中学校方很注重文娱活动，每年管乐团、华乐团、口琴乐团各自举办的演奏会以外，还有组织文娱晚会，表演包括华乐、管乐、口琴、中华民族舞等。学校每年举办写春联比赛，社团方面有水墨画学会。马来文化活动不多，除了逢年过节的校内装饰。

受访者认为国民型中小学对她的思维习惯有所影响：尊敬权威，不挑战、不违反既定规则及规定；想象力不足，也没有形成跳出框框思考的习惯。对当众发表意见没什么兴趣，会话中反应速度较慢。擅长背诵、考试，没有独立搜集资料的习惯，习惯被灌输。求学期间少有与异族相处的经验，不过中学毕业后与异族、外国人相处上没有太大问题。与独中生相比，学长姐制度的观念不深。大学时期，面对马来语和英语科目直接上手，没有什么困难。与纯国中生相比，自己的劣势是马来语口语较弱。

案例三：国中生 ZH（马六甲）

幼稚园阶段主要说华语，园内也学英语。由于附近军营内伊班人较多，学会了讲马来语。马来语的口语能力，由于跟伊班儿童说话得到了锻炼。

小学阶段就读于两所不同的华小。1到2年级读华人新村内的华小，属于小型学校，非华裔较多，主要是伊班人（军人的孩子）。班内10个非华裔，5个华人。因为伊班人多，常说马来语，英语课是必修课，但从来不与同学说英语。这个阶段，华文和马来文能力相当，英文较弱。对于马来语口语能力提升有帮助，对伊班文化没有机会了解，反而对马来文化有机会了解，例如玩冲阁（congkak）、马来风筝等。校内中华文化活动较少，只有儿童节等活动。3年级转校，较入大型华小（马士丹娜华文小学），一班22人，班内多数是华人，1个马来人，1个印度人，都讲华语。转学原因是家长认为教学质量较好，原来的学校非华裔太多。三语中，华语最好，因为在华文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英语其次，因为补习老师教得很好，书写能力较强；马来语第三。小学鉴定考试UPSR考试成绩为7A。中华文化活动印象最深的是教师节向老师敬茶活动，老师就坐，学生或站或跪。校训是礼义廉耻，写在布告板上。每天早上学校要求读《弟子规》，奖励会背诵的学生。此外，学校鼓励“好人好事”，周会颁发奖状。UPSR全科A的学生会颁发牌匾，“金榜题名”之意。华小的“行礼文化”一直影响到现在，尊敬老师。小学毕业时对华文产生兴趣，与华文老师一直保持联系。

中学阶段就读于嘉化峇峇国中。该校是DLP双语教学学校，英语教授数学、科学和英文课，课本也是英文，马来语教授历史、地理、道德、马来文，但是老师们几乎都是用马来语教授数理科目。华文课是正课，每周3节，每节40分钟。全校只有一个华文老师。三语中华文最好，马来文也不错，英文第三。SPM考试7A3B，三语都是A。理科班全班20多人，6到7个华人，与马来同学关系好，讲马来语，与华人同学讲华语，大家不讲英语。受访者加入了学校华文理事会，担任副主席。学校每年参加马六甲的华文嘉年华活动，有绘画、成语、演讲、讲故事、常识比赛、相声比赛等活动，是马六甲学校联办的活动，还有全甲华文歌唱比赛等。春节时以汉服作工委制服（马来老师也穿），有舞狮、卖柑筹款（也卖给马来老师和同学）等

活动。学校马来文化气氛浓厚，开斋节时布置教室，马来同学带食物分享，可以穿各民族传统服装到校。学校有马来传统乐器组成的乐队talempong，华人可以加入；马来武术silat，马来舞蹈zapin Melayu，华人可以加入。课前祷告1到2分钟，学生需站立。早上到校时在校门口以salam礼节问候马来老师。马来文课阅读马来文学作品，马来班顿，周会时会表演。

受访者觉得中学教育加深了对马来人、马来文化的认识，马来语掌握较好，学会与马来同胞和谐相处。马来文和英文能力，尤其是沟通能力比独中生好，但是独中生的中华文史知识较多。自己对中文有明确的深造意愿，课外活动得奖，受到肯定。在国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危机，环境限制，没有华文学会，华文课开设不久，办活动时感慨力不从心，意识到危机，要保存文化。总体来说，在国中体验感很好，但归属感较弱。

四、结语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通过三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多语人才，这些通晓华、马、英的三语人才通常也深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使马来西亚华人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特质。

不过要注意的是，来自华文独中、国民型中学和国中的华裔学生在语言能力方面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三语能力是不平衡的，独中生、华中生和国中生因为都受六年华小的中文教育，因此华语都是最优的语言，独中生的英语、马来语相对而言较弱，而华中生的英语和马来语相对均衡，不过马来语口语较弱。值得注意的是，华裔国中生往往被忽视。他们也通常经历了六年的华小教育，具备基本的中文能力，如果在中学阶段选修了中文，那么如案例三那样，他们也能成为优秀的三语人才。国中生普遍马来语能力较强，包括马来语口语，而且由于在马来文化环境中求学，接触了较多的马来同学及文化，较能适应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国中生大概占华裔学生的七成，

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在中华文化的传承方面，独中和华中都十分重视。独中生和华中生通过学校标志、课外活动、华文教学等推广中华文化，认定文化是华人的根，而且维护传统文化的决心十分坚定。不过，独中和华中基本以华裔学生为主，校园内与马来同学互动的机会较少，了解马来族群文化的机会也不多。

马来西亚多元的教育制度培育了多元的华裔人才，这些具有三语能力和传统价值观的华裔学生不仅为本国，也为邻国如新加坡和其他地区（中国香港、台湾等地）输送了不少人力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相信马来西亚华裔人才将继续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 陈添来、黄妙云 (2020)：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 10 期。
- 黄集初 (2014)：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的华校特征及其保障机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17 期，1-34。
- 廖小健 (201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与影响，载郑一省（主编）《传播与发展——多维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关系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林连玉著、徐威雄注 (2022)：《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林连玉基金吉兰丹联委会 (2016)：《吉兰丹华校风采》，哥打峇鲁，林连玉基金吉兰丹联委会。
- 林水樟 (1998)：《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
- 林秀梅 (2018)：马来西亚华人民办教育（独立中学）之办学模式研究，载郑一省（主编）《传播与发展——多维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关系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林瑀欢 (2024)：东南亚华文学校的三语教学：趋势与方向，载郭熙（主编）《华语与华语传承》，（页 424-451），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赓武 (2016)：《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王康进 (2012)：大马华文教育的新景观——华小非华裔学生现况分析，《华侨华人研究》，第 1 期。
- 王睿欣、王淑慧 (2023)：《传承与拓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
- 王晓梅 (2018)：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与华人认同，《语言战略研究》，第 3 期。
- 祝家丰、王晓梅 (2016)：海外华文教育的奇葩：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办学方针研究，《八桂侨刊》，第 3 期。
- 祝家丰、王晓梅 (2018)：中国崛起下的海外华人民办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和印尼三语学校的比较研究，载郑一省（主编）《传播与发展——多维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关系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庄慧琳 (2020)：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学与中华文化价值观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第 7 期。
- Baker, C. (2006)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4th edi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Cummins, J. (1986) Empowering minority students: A framework for interven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1), 18-36.
- Siah, P. C., Ong S. B. C., Tan, S. M., et al. (2015). Perception on Chinese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studying at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in Malaysia.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2, 62-68.
- Siguan, M. & Mackey, W. F. (1987).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K. Page in association with UNESCO, Paris, France.

Trilingual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alent Development in Malaysian Chinese Schools

WANG, Xiaomei

Abstract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learn three languages starting from kindergarten: Malay, Chinese, and English, which lead to a specialized trilingual educatio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referred to as *Huaxiao* in Chinese, the same below) use Chinese a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Malay and English as compulsory subjects. In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referred to as *Duzhong*) continue the trilingual teaching model of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while national-typ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referred to as *Huazhong*) focus on Malay and English, with Chinese as a compulsory subject.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referred to as *Guozhong*) use Malay as the primary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English as a compulsory subject and Chinese as an elective subject. The trilingual education from different streams has varying impacts on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a diverse model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paper show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self-assessments of Malaysian Chinese language talents brought up by different educational pathways by focusing on three case interviews and relevant educational statistics. It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multilingual talents in Malaysia and their role in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Keywords: trilingual education, cultural heritage, multilingual talents, Malaysia

WANG, Xiaomei,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